



# 满朝欢

MAN  
CHAO  
HUAN



峨眉  
著

一个男人征服天下的故事，一个女人征服男人的传奇。  
她是天女降生，助他一统六国，尽揽江山。她是一代妒后，横扫粉黛三千，独霸后宫。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阅读关键词：腹黑 搞笑 争霸天下 宫斗 甜蜜

# 满朝欢

MAN CHAO HUAN

她能力超群却只想低调做人，当一只好吃懒做的小乌龟，岂料不幸遇上腹黑大魔王一只。江山美人他都要，威逼利诱加色诱，非把她拐出乌龟壳据为己有……

于是一出腹黑大魔王只财迷乌龟女的好戏就此开始。

身为腹黑世家嫡系传人的赵见慎也没有想到这只乌龟这么难搞定！

利诱没有成效：这个乌龟女虽然爱钱，但从不自占便宜，更对王妃之位不屑一顾。

既然身外之物无法打动，腹黑大BOSS只好亲身上阵——动之以情！结果：对她温柔，她怀疑有阴谋；

对她冷淡，她乐得自在；对她刁难，次次碰壁，油盐不进，恨得他牙痒痒。

好容易，放下自尊，身段对她诉衷肠，却得到一句：「除了金银古董，别人用过的东西我都不要！」

他可是一代著名奸商兼圣君预备人选，哪里容得了一个小女子随意「退货」？就算她是传言中的天女也不行！



SDL 盛大文学  
华文天下·弘文载道

上架建议 古代|言情

ISBN 978-7-5039-4202-0



9 787503 942020 >

定价：50.00元（全二册）

I 247.57

1259

=1

1247.57  
1259  
:1

# 满朝欢

MAN  
CHAO  
HUA

峨嵋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目 录

## 第一章 初相见/1

赵见慎淡淡打量眼前的女子，很美，在他见过的女人之中也算  
是上等之姿，一双杏眼清澈如水，再看又仿佛烟波浩渺。看过这一  
双眼，样貌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是打扮素淡得过火——赵见  
慎心下冷哼一声，花这么多时间装扮，是真的不惯装扮还是打算用  
这个与众不同的样子来吸引自己注意力？

## 第二章 巧筹算/32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碰上了就知道了……”云歌眼神有点迷离。

“你已经碰上了，只是你还没发现！”男人的声音霸道地将云  
歌拖回现实。

## 第三章 不能逃/61

赵见慎坐在书房，听着手下探子的回报分析，脸上笑容每加深

一点，下属们的脸色就难看一分，看着他的手指一下一下轻轻敲在檀木书桌上，发出咯、咯、咯的声响，下属们几乎感觉自己的血都要一寸寸冻成冰了——大老板发大火，整个咸县都不够烧！

“你们说，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偷偷逃走？”赵见慎自负聪明盖世，却想不通这一点。

#### 第四章 宴中秋/91

赵见慎看着璇玑道：“你寂寞，不过是因为习惯拒绝所有人接近你。你像一只乌龟，只要碰到一点不高兴不喜欢或是害怕的东西就缩进壳里，躲起来拒绝反应。”赵见慎一边说着一边轻轻点了点璇玑的鼻尖。

“才没有！”干吗说得好像很了解她一样？她哪里像乌龟了，哼！

#### 第五章 同船渡/124

璇玑两眼发亮，凑上去道：“赵大哥，你也教教我吧，我也叫你师父好了！”

赵正心道：我哪里敢做你的师父，面上却十分严肃：“练武要从小练起，蓝晴蓝晰十岁起学武已经算晚了。”

“总有些长大了也可以学的吧。”

“有……不过那是外家功夫，入门第一步要学蹲马步，一天连续蹲三个时辰，要蹲上半年……”

璇玑哀怨地看了赵正一眼，挥挥手道：“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哪里凉快哪里去吧！”

#### 第六章 毒缠绵/154

密报是刚才飞鸽传书送到，上面只有简短几句话，其中一句便是：宁月郡主身中缠绵之毒，幽居曦王府。

赵见慎挥退手下，反复将那句话看了两遍，唇边勾起一个不知是忧是怒的小小弧度。

## 第七章 震宁京/183

睦亲王府世子宁峻不在京师未能到会，今晚大家本以为夺得文魁的必是白至遥，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宁月郡主，眼见白至遥都自认不如了，其他人哪里还敢出来献丑，于是，宁国官宴的文魁玉牌第一次落到了女子手中。

## 第八章 情难舍/214

璇玑看着赵见慎近在眼前戴着面具的脸，迷迷糊糊道：“这个面具很眼熟，你是……沈剑？你来见我最后一面吗？”

赵见慎没注意到她的称呼，只是听到“最后一面”四个字时心中一阵抽搐，斥道：“胡说什么！”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在他心中占有太过重要的位置，重要到他完全无法忍受有一分一毫失去她的可能存在。

## 第九章 繁星谷/245

赵见慎顿了一下道：“到底要怎样你才会心甘情愿嫁给我，把条件说出来看看。”

“我，我说过了啊，好吃好睡没人烦我就好了。”璇玑怯生生提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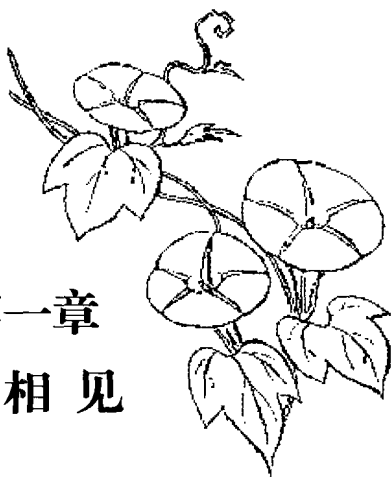
赵见慎几乎想不顾形象地向天抛个白眼，这个女人还是一如既往！说到底还是要缩在壳里过日子！看来他要改变策略……

## 第十章 两相欢/275

“怎么我才走开一阵子，你就跑出来淋雨。”

明明应该笑的，多么标准的台词啊！璇玑却觉得自己想哭，眼中流出的温热液体，朦胧了她的视线，心里最后一面墙稀里哗啦碎成了一堆。任由赵见慎将她从地上抱起来搂进怀里，璇玑一时冲动，伸手抱住赵见慎的脖子，踮起脚尖就向他吻去。感觉自己被抱得更紧，感觉他的怀抱他的唇越来越烫热灼人，天昏地暗狂风暴雨都被隔绝在外，小小的伞下只剩下彼此火热的呼吸与体温。

## 第一章 初 相 见



黎明之前，是一日之中最黑暗清冷的时刻，山间小路上突兀地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仔细一听，竟至少有上百人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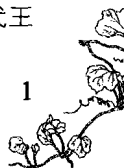
暗淡的月色之下，一个个体形彪悍的夜行客一言不发地向着前方华泰山下的一处大庄园进发，眼中闪烁着冷酷嗜血的光芒，人丛中间或有长刀利刃反射出的冰冷寒光一闪而过——再过几个时辰，就是它们饱饮鲜血的时刻了……

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位于华泰山下的赵王府别院就热闹起来，因为王爷的母妃武王妃昨夜驾临别院，庄内众人精神抖擞，都盼着在老主母面前有所表现，幽居在别院南苑的一班千娇百媚的美人儿们更是跃跃欲试。

天下皆知，赵王爷赵见慎乃是纪国一等一的青年才俊，不但身份高贵风度翩翩，容貌更是出类拔萃，是公认的卓绝美男子。华泰山距离京城有五百里之遥，平常赵王爷一家上下根本从不踏足此处别院，难得这回武王妃回乡经过此地，这个亲近讨好家主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

庄子里的仆人下属们强抑着兴奋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完成手上的差事，一边竖起双耳时刻准备着为武王妃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住在别院南苑的十几名姑娘们更是人心浮动。她们都是各处富商高官送给赵王爷的歌姬舞娘，被“闲置”在此已经大半年，连王爷的脸都没见过，难得武王



妃路过，能在她面前表现一下，即使得不到亲近王爷的机会，就此飞上枝头，但如果能被指给王府的管事侍卫们为妻为妾，也总好过在这比冷宫还冷的庄子上孤独终老，枉耗芳华。

可是，对于云歌而言，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她睡到自然醒的决心！

所以大伙儿在使劲闹腾的时候，这位云歌姑娘依然在南苑自己的小院子里呼呼大睡——王妃又不是帅哥，就算是帅哥，也肯定帅不过周公他老人家，有什么好见的？！

云歌名义上也是赵王府的一名小小歌姬，不过她对目前有吃有喝的宅女生涯十分满意，蹭到王爷身边又如何？了不起当个高级三陪，跟一群女人玩困兽斗，是多累人的活啊！

按云歌的想法，珍爱生命，就该远离麻烦人物。麻烦人物之中，最常见的就是位高权重的那种。安心睡自己的觉，低调地宅在犄角旮旯里当一条米虫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

不过此刻，不管是野心勃勃、打了鸡血一样的仆从歌姬还是胸无大志向、懒散废柴如云歌，都没有想到，死亡的危机已经步步逼近……

庄外一处密林之中，百多双豺狼一样的眼睛，凶狠而贪婪地打量着前方豪华的王府庄园，其中一名头领模样的人喋喋怪笑着道：“武王妃那婆娘身边已经安插了俺们的人，狗儿打探回来的消息，中午换班时守卫较为松懈，庄子里有钱有女人，老子只要武王妃换俺大哥一条命，其他的兄弟们尽管拿去享用。王爷的女人，嘿嘿！你们就是投十次八次胎都未必有机会骑的……”

一群手下想到传闻中赵王爷府的富贵豪奢，那可是金山银山啊！还有府里的妻妾歌姬都是一等一的销魂美人儿，眼前庄子里的女人虽然是赵王爷他闲置不要的，想必也胜过窑子里的残花败柳。想到此处那些贼人一个个眼发绿光，猛吞几口唾沫，恨不得马上便冲进庄子里去抢钱抢女人！

头领对这样的效果十分满意，推了一把身边一名壮汉道：“去！按计划进行！”

庄子的东苑主楼里，武王妃用过午膳，正精神奕奕地叫了别院的内务管事张妈问话。张妈今年五十开外，年纪比武王妃还略大几岁，是赵王府上的老人，一家都在赵王府当差，父亲是现任赵王爷的老师兼幕僚，丈夫是这座别院的大总管，两个儿子是王爷的得力手下，常年在外替王爷办差，她本人与武王妃的关系也是十分亲厚。

武王妃把玩着茶杯，这极品白瓷茶杯薄得可以透出淡绿的茶色，笑骂道：“张妈你好好的王府内院管事不当，偏要跑到这穷乡僻壤来，究竟是何缘故？莫非是府里头那些不懂事的婆姨妾侍惹你烦心了？”

张妈微笑着回道：“是属下想偷懒图个清静……”静字刚刚出口，外边就非



常不应景地传来一阵喧闹声。

武王妃平常就是个十分讲规矩的人，最见不得下人吵闹逾礼，闻声眉头一皱就要发作，可一眼看见张妈那尴尬的神色，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张妈老脸微红，起身告罪：“王妃恕罪，属下管教无方。”说着就告退到外边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何事。一边走一边心里暗叹，千万不要是南苑那些姑娘们耐不住寂寞前来“闯关”求见王妃才好。

还未走到东苑门前，就见王妃的随身侍卫总管飞奔而来，神色紧张，见到张妈第一句话就是：“有大批贼匪强攻别院，已经攻破庄前大门，请王妃速作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暂避风险！……”

庄前战云密布，武王妃带来的侍卫与庄上的壮丁护卫已经和贼匪厮杀起来，重重院墙之后的南苑却还是一片和乐……

十几名美貌少女早早起来便悉心打扮一番，只等着武王妃大概或许可能会一时兴起召见她们。等到中午还不见有消息，大胆主动一些的，已经偷偷跑到南苑门前探头探脑想找个法子溜出去觐见武王妃了。

无奈南苑的门户管禁极严，说破了嘴皮子，守门的护院还是不肯放行。铆足了劲的姑娘们心中失望，却又没胆子硬闯。

正在扰攘之时，忽然苑门大开，张妈神色肃穆带了几名王府侍卫打扮的男子走了进来。

张妈环顾现场，大概也猜到这些姑娘们聚在这儿是想干什么，但是此刻情况危急，也容不得她慢慢安抚打发她们了。

“姑娘们，统统到南苑花厅上，没有老身的吩咐，半步不许离开！”张妈说完，一边吩咐两名仆妇到其他姑娘的院子里去叫人，一边又带了几名侍卫先到花厅去打点。

南苑向来是内眷的居所，墙高门少，是别院中易守难攻的所在，此时只住了十八名歌姬舞娘和四名负责打理杂务的仆妇，并无其他闲杂人等，正适合王妃暂避。

不过一阵，南苑花厅已经清理完毕，姑娘们也到齐了，虽然个个神色不定，但打扮鲜丽，一眼看去姹紫嫣红好不动人！

刚刚被人从被窝里挖出来的云歌低头看看自己一身“非主流”的朴素打扮，偷偷地吐了下舌头。她打着呵欠习惯性地躲在美女们背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纸包，那纸包里放着几块李二嫂好心留给她的点心。

于是云歌就一边在人群后大大方方偷吃，一边随口向身边比较相熟的一个歌姬打听道：“月伊，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搞什么啊？”

“我，我也不知道，刚才听到外边吵吵闹闹的，然后李二嫂就叫我到这儿来，还说没有吩咐，不许离开。”这个名叫月伊的姑娘比云歌还大两岁，但是性子内向温婉，此刻心情紧张，估计是被张妈的态度吓到了。

张妈处事公平稳重，在庄子里很有权威，可说是别院里掌握生杀大权的厉害人物，但张妈平日里对姑娘们向来礼数周到，从无疾言厉色，今天这样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莫非那个王爷嫌养着她们这些米虫太花钱，打算“裁员”了？云歌无奈地想。

花厅里的姑娘们都被紧张的气氛压抑着，往常唧唧喳喳的热闹场面半点不见。

云歌拉着月伊刚刚在靠门的一角坐下，厅门再次打开，张妈脚步匆匆地在前面引路，四名俏丽丫鬟还有两名紫蓝衣无须的男子簇拥着一名贵妇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厅上的主位落座。

大厅门再次关上之前，云歌眼尖地瞄到门外站了至少八九个壮汉。

怎么回事？

耳边似乎听到远处传来一些叮叮当当的金属碰击声，还未听得真切，张妈的声音传来：“禀告王妃，院子里十八名姑娘已经到齐。”

众女一下反应过来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纷纷到贵妇面前敛衽为礼。她们之前个个盼着能见到王妃一面，却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的。

云歌站在后面，偷眼打量王妃，四十来岁的样子，面容端庄秀丽，只是此刻紧紧绷着脸，看着面前一群美女行礼，似乎很是不耐，挥挥手示意她们免礼。

王妃冷眼扫了眼前的女子一圈，清清喉咙说道：“今日庄外有恶贼来犯，为保安全，大家便在这厅上陪陪本宫，莫要外出。”

众女听闻，心下惴惴，相顾惶然，但是迫于王妃的威势，不敢多言。

云歌心念一转，明白过来。

在这个山庄里住了大半年，极少听闻附近有什么治安案件，这些恶贼十之八九是冲着王妃来的，把姑娘们叫到大厅里不是怕她们安全出问题，是怕她们背景复杂，与外边的恶贼有勾结玩里应外合，干脆都弄到眼前来严密监视。

这个南苑地处山庄一隅，向来都是安置女眷的地方，墙高门少，确实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想到门外那几个长得很像高手的壮汉，云歌稍稍安心，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忽然云歌又想到一个切身问题，如果不让出大厅，万一内急怎么办？那些恶贼要闹腾多久啊，忍不住庆幸自己之前都在房间里昏睡，现在肚中只有几块点心，免却很多麻烦。

眼看着太阳逐渐西沉，退敌的好消息却一直没有传来，厅里的姑娘们受不住紧张的氛围好几个低低抽泣起来，王妃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张妈走到王妃身边，低声耳语几句，王妃点了点头，张妈随即出门打探消息去了。

约莫过去一盏茶时分，张妈回来了，脚步明显仓促了很多，她在王妃身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王妃的脸色当场黑了三层。

云歌远远地看着也大觉不妙：不会吧，什么贼这么猛啊，光天化日打家劫舍



不说，还闹腾到现在？！看来是有组织犯罪，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了。

仿佛是为了应和云歌的想法，刚才还隐隐约约的刀兵喊杀之声大有越来越清晰的趋势。厅上的姑娘们再也忍不住了，哭声越来越响。

王妃本来已经十分烦恼，听到一片哭号声更是愤怒，用力一拍案几，喝道：“哭什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哭号声霎时被切断，剩下几声低低的抽噎。

云歌知道不应该，可是实在忍不住，差点笑出声。

此时，厅门一阵急响，张妈开门一看，只见一名半身染血，脸色青白的高大男子站在门外，忍不住惊呼：“李侍卫！”

被叫做李侍卫的男子一手扶住门边，大喘两口气，断断续续地说：“恶贼……已经攻到南苑外，我们派出去……派出去求援的侍卫兄弟都被杀了……”话刚说完，人再也坚持不住，向前便倒，幸好身后另一名壮汉及时将他扶住。

厅上几名姑娘估计一辈子没见过有人流那么多血，尖叫起来，却很快被身边的人掩住嘴巴。

白痴都知道，王妃现在很生气，再要大呼小叫的，估计恶贼还没进来，王妃就先把她们给处置了。

王妃此时已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吩咐将人抬进来安顿到大厅一角，另外吩咐侍卫主管进来商议。

云歌就在门边，看到被抬进来侍卫从身边经过，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不着痕迹地挪开几步，坐得离那个侍卫远远的。

侍卫主管一直跟在王妃身边，就是门外的几个壮汉之一，五十岁左右，身材壮硕，感觉是个十分干练厉害的角色。

他与王妃低声商议几句，云歌站得离他们不算很远，隐约听到什么“晚上，死守，墙”之类的字句，看看现在的天色，猜测是他们担心太阳下山后，群贼趁黑进攻，可能会找工具爬墙而入，到时候敌我难分，情况更加不妙之类的，心里忍不住叫苦，果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王妃与侍卫主管谈不出什么，听到外边喊杀声越来越大，只得吩咐他们集中人力坚守院子。

侍卫主管犹豫着看了看厅上的女子，王妃明白他的意思，冷笑一声道：“几个弱质女子，还能把本宫怎的？”

侍卫主管想了想，便领着门外驻守的壮汉到院子里几处防卫相对薄弱的地方把守，以免贼匪潜进来从内击破。

躺在厅角的侍卫拉住身边照顾他的另两名侍卫低声说了几句，那两人向王妃请示了一句，也出门去协助防守了。

王妃在厅上来回踱了几步，似乎下了什么决定，招手叫来一名无须男子，吩咐几句。



这名男子尖声回了一句：“老奴知道！”

云歌一震，马上明白了眼前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太监，难怪刚才看他们的举止总觉得有点怪。

这名太监快步走出大厅，过了一阵即取回一个托盘，盘上放了二十多个小酒杯，一阵淡淡的酒香混着一股腥甜的味道传来。

云歌还在疑惑这是干什么，却见身边的几个姑娘神色大变，一副惊骇欲死的样子，眼睛死死盯住盘子里的酒杯，似乎杯里随时会爬出一条毒蛇来咬她们一大口。

太监把托盘放在厅中的大八仙桌上，向王妃行了一礼，与另一名太监一起退到厅门旁守着。

王妃看着天色逐渐暗下来，喊杀声仍然一阵阵传来，也没有侍卫来传递一个好的或坏的消息，眼中刚厉之色更盛，转身走到桌旁，冷声道：“今日恶贼势凶，或许再过一时三刻，便要攻进院来，为保王爷名声与尔等贞洁，若真到那一刻，尔等便喝下这送行酒，莫要贪生失节，只盼尔等来生投个好人家，夫荣子贵。”

几名姑娘大惊之下当场晕死过去，云歌心里一阵发冷，好狠的心，竟然要我们这么多人一起陪葬！

此时厅外来侍卫主管的一阵呼喝：“兄弟们，围住前厅，死守！”

接着便听见一阵猖狂的笑声：“哈哈，早听闻王爷别院里藏了不少绝色美人，叫出来让老子见识见识啊，王爷无力浇花，老子力气可大得很，保证让这些小美人一个个欲仙欲死，食髓知味。”

又一阵猥琐的哄笑声之后，有人高喊：“你们几个看门狗先下黄泉等着，等老子玩够了，一定把美人们送下来陪你们。”声音极是嘶哑难听。

云歌听了忍不住握紧拳头，唯一一丝希望也破灭掉了，王妃不逼她们自尽，这些恶贼也根本没打算让这里的人留下活口。

发话的那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他这句话，让云歌作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也让他们本来万无一失的计划功亏一篑。

王妃已经气得脸色青黑，走向窗旁似乎想看看外边情势。

就在此时，本来奄奄一息躺在角落的李侍卫忽然一跃而起，手握匕首扑向王妃，厅上众人齐声惊呼，救之不及。

就在大家以为王妃一定会遭遇不测的时候，嘭一声巨响，李侍卫倒地不起，身旁散落的残骸似乎是一张高脚小凳……

千钧一刻之际挥出小凳的正是云歌！

两名太监抢上前，一人护着王妃，一人弯身探探李侍卫的鼻息，低声报：“还有气。”

王妃定定神，吩咐道：“绑起来！”又深深看了云歌一眼，在两名太监的护卫下回到主位坐定。

还来不及说什么，便听见外边的侍卫主管惊喜地大叫：“王爷！王爷带兵来



援，兄弟们挺住！”

厅中众人一听，只觉得心头一松，大喜过望。

云歌轻轻吐口气，还好来了，看来自己运气还是不错，好歹没押错宝！

外边的贼人看到情势逆转，也急了，刚才那个狂笑的声音忽然大喝一声：“李凯，老子给你兄弟报仇，你还缩在里面等什么？”

侍卫主管大惊，李凯正是留在厅内的那个侍卫！那王妃……正在惊疑不定，忽然厅门一开，被五花大绑的李侍卫像死狗一样被扔到门前。

王府侍卫见了精神一振，更加搏命。贼人眼见大势已去，便想逃跑。

贼头刚刚冲到院门前，便见眼前白光一闪，寒风扑面，直觉向左一闪，但已来不及，右肩剧痛，一只手臂被连肩卸下，鲜血狂涌。贼头惨叫一声，当场倒地痛晕过去。

院门前一名身穿紫袍的翩翩公子迎风而立，如果不是手上那把滴血的长刀，谁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嘴角含笑眼神温润的贵公子，竟然能挥出如此狠辣血腥的一刀。

众贼见当家竟然一招便被放倒，哪里还有什么战意，不消一盏茶时分便被王爷带来的卫队制伏。

紫袍公子随手将长刀扔还给身边的侍卫，一路来到厅门前，高声道：“儿臣来迟，请母妃恕罪！”

厅门吱嘎一声从内打开，朦胧月色里，一个紫衣身影深深投射入厅内每一个人眼中心中。几名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的姑娘看着这天神般降临的俊美救星，想到这就是自己的主人纪国王爷赵见慎，一时芳心荡漾，又是惊又是喜。

云歌的小心肝也狠狠地多跳了几下，忍不住偷偷咕哝了一句“祸害”。

赵见慎皱眉扫了一眼厅中桌上那一盘刺眼的酒杯，没有理会厅内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子行礼，匆匆走到王妃面前单膝下跪，扶在王妃膝上的双手轻不可见地颤抖着。只差一点，自己就要与母亲天人永隔。

即使再如何强大的人，也会有不可承受的事情。

王妃伸手理了一下儿子的头发，笑得温柔慈和：“娘没事，娘没事，你来了就好。只要本宫的儿子在，没有人能伤害本宫。”

张妈看到这个母慈子孝的场面，忍不住伸手擦擦眼角的水珠，想到庄中一片混乱，马上打起精神，找来侍卫主管，安顿厅上被惊吓了大半天的姑娘各自回去休息。

云歌紧张了半天，听说可以回去休息，马上美滋滋地跟着侍卫走了，压根没注意到背后那几双别含深意的目光。

回到自己的小院子，侍卫进去检查了一通确认没有贼人潜入窝藏后，便退出守在院外。

云歌很想直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但还是忍不住动手烧了一壶热水好好擦洗



一遍。躺在逐渐温暖的被窝里，云歌顺利地展开与周公的会谈，一夜无梦到中午。

小人物可以安心睡觉，大人物可就没那么幸福了。

伺候王妃休息后，赵见慎马上招来下属细问今日之事。

因为整个山庄就剩下南苑这边还算整齐，于是赵见慎也就顺理成章地把南苑书房当做临时办公室。

听完侍卫主管报告如何抚恤殉职受伤的侍卫，贼党审问有何结果后，赵见慎忽然眉头一挑，对刚推门进来送夜宵的张妈说道：“常有人来看书？”

张妈一怔，随着赵见慎的视线，看到窗下小几上放着的那本《论耕》，歉然道：“老身一时疏忽忘了收拾，是院子里的姑娘云歌看的。”

王爷微微一笑：“张妈不必自责，今天的事情让你受累了。”

张妈低头一福，想到王爷还记挂自己辛苦，心下很是感动。

“云歌？就是今天救了母妃的那个女子？”赵见慎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檀木桌面，目光还是看着那本书。

这女子看书的爱好也太古怪了。

张妈会意地过去拿起那本倒盖着已经翻了大半的书，发现书下还压着另外一本书《闺训》，便一起拿了送到王爷面前的书桌上。

赵见慎随手翻了一下两本书，发现《闺训》开始几页中插了一张小小的纸笺，上面草草画了一个怪脸，瞪眼吐舌，十分滑稽。

张妈也看到那张纸笺，不觉嘴角含笑。

“这云歌性情如何？”

张妈想了想，谨慎地说：“与其他人不同，说不上哪里不同。”抬头看赵见慎的神色示意继续说，便道，“按负责照顾她的李二嫂说，她十分嗜睡，好洁成癖，不爱理事，不爱打扮，每日除了与姑娘们打牌便多会到此看书，常会吩咐李二嫂找人做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见与哪个姑娘特别亲近，但姑娘们倒是挺喜欢与她亲近的。”

“打牌？”赵见慎听到一个奇怪的新词。

张妈啊了一声，有些不好意思地从袖袋里拿出一沓纸笺：“就是这个，云歌姑娘做了教院子里其他姑娘玩，老身有时也会与家人消遣一番。”

赵见慎看着面前画满不同花点的纸笺，看不出来什么门道，但张妈是王府的老人，见过的世面也不少，能让她看得上的玩意，想必也有过人之处。

“她是何人送来的？”

张妈马上回到：“宁国富商苏百万所送，到这庄子已有七个月。”

“你看她是否可疑？”

“云歌刚到别院时曾说自己在被送往王府的路上得了重病，好了之后把从前的事情忘了……有时会请教别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曾经试探过，她似乎确实有点不太对劲。”



“其他……除了今日，其余时候并无可疑之处。”

“今日？”

“云歌今日救王妃，见机极快……太快。”

“你是说她对李侍卫早有防备？”

张妈犹豫了一下，她打心里不愿相信云歌会有坏心，但出于对王府的忠诚，让她还是肯定地说道：“是。”

“今日大家辛苦了一日，张妈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赵见慎打住话题。

看着张妈离开的身影，赵见慎微微一笑，看来张妈很欣赏这个云歌呢，有意思。

云歌醒来时，正是午饭时间，略略梳洗过出门取了李二嫂留下的食盒。

嗯，真香，应该有排骨和红萝卜！

张妈过来时看到的就是云歌一脸幸福地抱着食盒沐浴在阳光下，神情十足的一个小孩子，不禁莞尔，现在午时都快到了，莫非这姑娘才刚刚起身？

“姑娘，王爷让你马上过去，有事情问你。”

“啊？现在过去？打扰王爷午饭，不是太好吧。”云歌看看怀里的食盒，万分不舍。稍微对她有点了解的都听得出来，她的意思其实是“打扰我吃饭，不是太好吧”。

看着她那个不情愿的样子，张妈心想，以王爷的身份，传唤任何一个姑娘，别说耽误一顿午饭了，就算让那些姑娘空着肚子等上一两天，她们也是求之不得的，这个云歌是真不在意还是故作姿态？若是后者，那也太不懂事了。

“王爷传唤，姑娘还是快去吧。”语气不禁硬了几分。

云歌叹口气，忍痛放下食盒，就势要走。

张妈一把拉住她：“姑娘就这样去？”

云歌打量一下自己，才猛然明白过来，素面朝天，一身素淡，别说发簪镯子，连耳环都欠奉，就这样去见王爷，确实太过随便了。

“姑娘去换身衣裳打点一下比较好。”张妈含蓄地说，王府上随便一个丫鬟的行头都比她能看，人美也不能这么糟蹋。让王爷看了，还以为自己这个主管刻薄了姑娘们呢。

云歌眨眨眼，请张妈在门外稍候，乖乖抱着食盒走进房间换衣装扮。

也好，可以先偷吃点菜垫垫底，嘿嘿！

见大人物就是麻烦。

赵见慎吩咐张妈去叫人，等了一盏茶时分却还不见人来，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翻着面前的书册，唇角泛出一丝浅浅的笑容。

一旁伺候的大总管赵安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王爷不耐烦，那个让王爷干等的云歌肯定要倒大霉！

这时书房外走进来一名老儒生，也没向赵见慎行礼，大大咧咧地笑道：“什么人有这么大的面子让王爷久候？”

赵见慎笑哼一声，没有回答。

赵安向老儒生躬身一礼：“岳丈，王爷刚刚传唤了昨日救下王妃的姑娘云歌。”

“原来是美人啊，难怪要劳王爷久候。”老儒生名叫张乔予，正是别院主管张妈的父亲，同时也是王爷的首席幕僚与老师，行事如同老顽童，不拘礼节，实际足智多谋，医卜星相都有极深造诣，很受王爷府上下敬重。

才说着，云歌与张妈就到了。

云歌按照路上回忆到的礼节，向王爷行了一礼，道了个万福，也不知道动作规范不规范，第一次面见老板，希望他不要太在意了。

“你就是云歌？抬起头来。”

云歌恭恭敬敬地抬头回道：“是！”心里回的却是一句“废话”。

赵见慎淡淡打量眼前的女子，很美，在他见过的女人之中也算是上等之姿，一双杏眼清澈如水，再看又仿佛烟波浩渺。

看过这一双眼，样貌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打扮素淡得过火——他不知道他看到的已经是升级版了，原装更加“惨不忍睹”。

赵见慎心下冷哼一声，花这么多时间装扮，是真的不惯装扮还是打算用这个与众不同的样子来吸引自己注意？

再见赵见慎，云歌心底再一次赞叹，真是个帅哥啊，俊美阳刚又不会显得咄咄逼人，嘴角微翘，笑得一副温柔可亲的样子，整个风流倜傥的俗世佳公子形象，不过从他昨天带兵杀贼的手段，估计是个很不好对付的笑面虎。

“昨日便是你击倒奸细，救了王妃？”正在出神间，赵见慎又问了一句废话。

云歌搜索了一遍脑子里有印象的官方问答，不咸不淡地回：“托王妃的洪福，云歌不敢居功。”

“好个不敢居功！你早知李凯是奸细，为何不报？是何居心？”赵见慎语气平淡，笑意不减，但吐出来的字却像出鞘的利剑，杀气逼人。

云歌一震，妈妈啊，这个人翻脸也太快了吧！偷偷看一眼赵见慎那副神气，跟当年自己的腹黑老狐狸上司如出一辙，狠角色一只，随便糊弄肯定过不了关，反而死得更惨。

真说自己原本打算你不仁我不义，就让贼人抓了王妃，自己假装中毒身亡趁乱逃脱？后来看贼人打算将她们先奸后杀一个也不放过，才临时改变主意？

这么一说，死定了。

可是如果瞎说一气，很可能会被当贼人同党，也是死路一条。

心念电转，云歌定定神说：“妾身开始只是怀疑，但并无实据，所以不敢声张，并非有意欺瞒。”

看赵见慎的脸色还算正常，就壮着胆子说下去：“李侍卫进门的时候说‘派出去求援的侍卫兄弟都被杀了’，妾身开始不觉得有何不妥，后来侍卫们都到外边把



守，厅里就剩下李侍卫一个男子，妾身胆小，回想起那句话，便觉得有问题。”

“李侍卫来时，贼人已经围攻别院一两个时辰了，如果有侍卫大哥出去报信在山庄前被杀，他不用等到现在才来报，如果是在路上中伏被杀，他又如何得知？这一切只是妾身瞎想，妾身不敢捕风捉影，委屈了为王府拼命的侍卫，所以一直没敢多说。以至于王妃受惊，妾身实在罪该万死。”

嗯，这样说应该合情合理了吧，云歌偷偷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你倒是心细！这次的事情，便算你功过相抵吧。你且退下，稍后王妃有赏！”赵见慎没有再为难她，只是看她的眼神多了些探究的意味。

云歌强作镇定地谢过，行礼辞别走出书房，一路慢慢走向自己的房间，到没人看见的地方方才长长吐了口气。

要命！差点露馅儿。

其实她在当时发现了两个疑点，一是侍卫的话，二是侍卫的衣服，上面染满血迹，但是衣服却相当完整，被刀划破的只有腰上那一块，那么多血是从哪里来的，腰上一直被侍卫自己捂着的唯一的伤口看不清伤口状况如何，却在搬动时发现指缝间衣服裂口里面透出一片白色中衣，上面血色痕迹比外衣上的要稀淡得多，血是从里往外流的，没道理中衣能比外衣沾血少。

云歌是看到这一点，才回想起侍卫那句不合常理的话，进而推断出侍卫是奸细的。不过以她的认知，这里男尊女卑十分严重，一个弱女子如果敢盯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看，那不被怀疑才有鬼。所以思量之下，只说出自己发现的一个漏洞，同时也证明自己确实证据不足不敢肯定，而不是故意隐瞒不报。

吃着李二嫂特地替她热着的排骨和红萝卜，云歌暗自庆幸总算过了一关，却不知道自己的表现漏洞百出，已经被几只老狐狸盯上了。

书房里，赵见慎问张乔予与赵安：“你们觉得云歌如何？”

张乔予一个老不正经的样子笑道：“确实是个美人。”

“张先生若喜欢，我将她送你如何？”赵见慎阴笑。

“免免免，这么朵鲜花配我一个老头子，暴殄天物啊，王爷若是喜欢，倒不妨带回王府去好好痛惜，想必王妃也乐见其成。”张乔予一个老顽童的样子，旁边的赵安身为晚辈，想笑不敢笑，憋得十分痛苦。

“说正事！”赵见慎不想跟这个促狭的老家伙瞎掰下去。

“嗯，云歌姑娘行礼动作生疏敷衍，不像出身低微惯于屈居人下的女子，态度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便是普通男子之中，敢在王爷面前如此直抒己见的也不多，这个姑娘不简单啊。”

赵见慎微微点头，示意赵安也说说自己的看法。

“冷静心细，昨日那般紧急情势下能够见微知著，难得，一个弱女子敢动手攻击一名手持凶器的七尺男儿，且下手果断决绝，不似常人。不过……”赵安说到后来似乎有点不知如何措辞。

